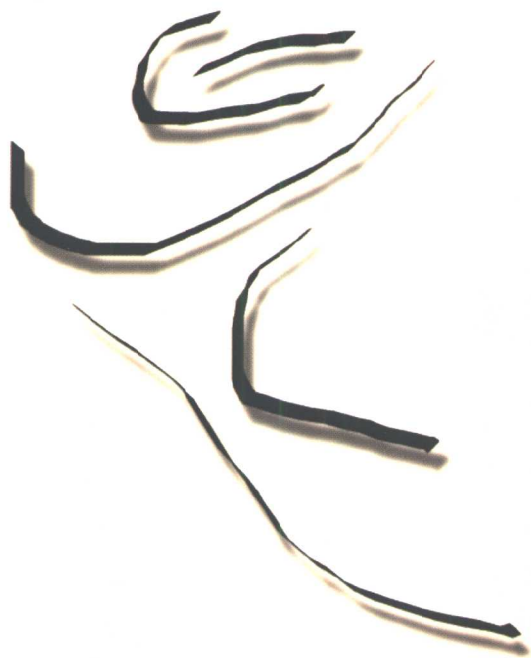



- 林 白 ▼ 致命的飞翔
方 方 ▼ 风景
史铁生 ▼ 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
背景的戏剧之设想
荆 歌 ▼ 再婚记
毕飞宇 ▼ 青衣
李 晓 ▼ 天桥
孙甘露 ▼ 信使之函
张 欣 ▼ 缠绵之旅

致命的飞翔

林 白 等著



五十名家
孤篇自
荐丛书



林 白 / 等著

致命的飞翔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命的飞翔/林白等著. —北京:台海出版社,2001

(五十名家孤篇自荐丛书)

ISBN 7-80141-183-8

I. 致… II. 林…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539 号

丛 书 名 五十名家孤篇自荐
书 名 致命的飞翔
著 者 林白/等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13.5 字数/300千字
版 次 2001年3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141-183-8/I·54
定 价 21.00元

台海出版社(北京市景山东街20号 邮编100009 电话 010-8404580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靠近文学艰难

丛书付印前的几句话

书行将付梓，编辑约我说几句话，便脱口而出：“文学艰难！”

仅凭参与组织了一次文学评选活动，只能算是靠近一次文学，就发本应业内权威人士当发的如此深沉之感慨，会给人以“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甚至可能还会被误解为有点儿刚识几个字就硬往文学圈里挤的劲儿。因此将这次“文学艰难”的真实感觉自降几级，但最多算是靠近文学的艰难之感。

也许是工作关系，做了几十年的准文学青年，像非左撇子的一样，我见到饭习惯于用右手抓一样，心中一直以为文学是导引人们

前行的火炬，天必将降大任于文学，文学必将做出骇世惊俗之举，文学家在我心中也一直是救民众于水火的人民子弟兵，甚至是拿破仑。但随着历史形势的变化，文学不再依靠意识形态的推论和劳动人民的需求，来确立自己的主题并酿就流派和思潮，她渐变为给人给己以想象性满足的书写符号时，我便忿忿然。随着技术的发展、网络的普及，你随时可见那面色苍白、言辞木讷、目光呆滞，而一爬上网便神采飞扬，一进聊天室便口若悬河的男女青少年或超龄男女青少年，每当听着他们大谈“美眉”、“大虾”等比我听英语还难懂的语言时，我便更加忿忿然。这时准文学青年的情结便发作起来，我虽写不出锦绣文章，但可以拿起笔作刀枪，可以硬把文学往网络男女青少年包括超龄网络男女青少年脑袋里灌。我不敢奢望他们弃网而读经，哪怕通过网上游戏知道当今还有许多被我等奉若英雄的作家的大名也好啊！好啦，我终扒上文学的边了，随之靠近文学的艰难我也觉出来了。

先是说到这次活动的权威性，我确实有点儿慌，难于回答。尽管我也曾幻想过做挽网络青少年于传统文学之中的英雄，但也自觉我非力大身沉之辈，甚至装不得这等豪杰状，只是搞次活动，像以前无数次活动一样。只不过这次赶上世纪末，再加上有网络、报纸等媒体的互动而已，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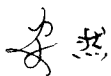
想权威。依我浅薄的眼光，按照我以为的公正原则，征求各方意见，请了自认为最合适的专家做评委。评委们严谨、负责的态度令人感动，这件工作绝不是修鞋的皮匠来找木工的碴儿，而是美食家对厨师的评品。当然换一批美食家评出的优秀厨师可能不一样。创作本身再个性化，一旦形成作品便是一种公众化的东西，那就要允许别人发表看法和评品。尽管梵高的作品在身后才为人所识的道理大家都懂，但对要得出一个结果的评选来说，少数服从多数总比多数服从少数更好使。如果再深究评委推荐人的资格问题，我真无话可说了。好在有“茅盾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在那儿挡着，这次小小的活动又算什么呢？也许是人们对评奖寄予厚望，有点儿像我对作家们的那种准文学青年情结在起作用吧！

再说到如此活动有无商业炒作之嫌，也挺难回答的。其实作家们的作品以各色选本的形式在书肆坊间随处可见，汗牛充栋。好在我始终认为世上没有不重复的选题，只要有创新的策划就够了，只有操作方式得当方可能达到我们这次活动的初衷。适度的市场化操作，绝不意味着道德的沦丧。期待一次活动不带任何宣传、不讲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如同让所有的人都唱咏叹调，让革命队伍里是纯而又纯的布尔什维克一样难。


这里还不要说活动的组织、资金的调配、软件的设计、作家授权的取得、作品结集的出版等等之难。说了半天，其实我只是靠近了一下文学，就感到了这许多难处。而真正身处其中的话，又该当如何呢？我想靠近文学艰难之程度一定远低于文学之艰难。

文学艰难难于何处呢？是创作环境难还是作品发表难？是作品市场化给作家带来的困惑难还是文学青年的大师化情结难？想必这只有身处其中的作家们才可以做答。而我所感到之难，与之相形，也许仅是一种姿态、一个方式、一份心境吧！

现在回头看看书中的作品篇篇都很好看。愿读者也有同感。但我更愿专家对这次活动的评选结果与青少年网民的评选结果之异同能引起作家和读者的关注。



2001年2月20日晨



目
录

致命的飞翔	林 白
风 景	方 方
关于一部以电影作	
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	史铁生
再婚记	荆 歌
青 衣	毕飞宇
天 桥	李 晓
信使之函	孙甘露
缠绵之旅	张 欣

致命的飞翔

林白·自荐理由

《致命的飞翔》是最重要的中篇，我喜欢把它选进所有的选本。

有时我会问自己，《致命的飞翔》是不是一部最接近我的心情的作品呢？

是不是一部最诚恳的作品呢？

是不是一部最符合我的理想的作品呢？

是不是一部最像我这个人的作品呢？

好像都不是。

质地

现在我重读《致命的飞翔》，我觉得它的质地跟我其他作品不太一

样,比如《回廊之椅》,我觉得它清彻而轻盈,即使关于革命和杀猪、审讯和枪杀,也在雨意的天井和红色的河滩中有一种欲飞的语感。我在凝视它们的时候感到了那种飘浮。这比较符合我一向的审美趣味。但《致命的飞翔》却浓密、粘稠,我不知道怎么就成了这样,它不是我刻意的造就,也不是随意的到达,也许是因为北诺与李莪,这两个女人的质地决定了《致命的飞翔》的质地,浓密与粘稠是由于她们的热烈、繁复、绚丽造成的。她们的叫喊和血液沉淀在文字中,使这部小说脱离了我惯常的轨道。

写 法

在写法上想一提的是,我把这两个互不认识的女人(北诺与李莪)在两个不同的时空中的性体验合在一起同时写,复数第一人称“我们”则穿插其中,“我们体内的液汁使我们的身体闪闪发亮”,“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丧失了家园,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

这在感觉上很舒服,有一种繁复而浓烈的气氛。也许在我的作品中,说得上是一种绚丽。

性 描 写

在事实是真正的性的接触并不能使我兴奋和燃烧,但我对关于它的描写有一种奇怪的热情,我一直想让性拥有一种语言上的优雅,它经由真实到达我的笔端,变得美丽动人,生出繁花与枝条,这也许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甚远,但却使我在创作中产生一种诗意的快感。

我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

标 题

飞翔是指超出平常的一种状态。

写作是一种飞翔,做梦是一种飞翔,欣赏艺术是一种飞翔,做爱是一种飞翔,不守纪律是一种飞翔,超越道德是一种飞翔。它们全都是一些黑暗的通道,黑而幽深,我们侧身进入其中,把世界留在另一边。

北诺曾经在我的青春一闪而过,如同某种奇怪的闪电,后来她消失在我的故事中,一直没有出现。我再次看到她的时候许多年已经过去了。有时我想我看到的也许只是一个长相与北诺相似的女人,而不是原来我认识的那个北诺,我一直没有核实这一点,我觉得是不是她并不重要。

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正站在那幢灰色旧楼的护廊上抹口红,我想她大概要去赴一个约会,凡是对约会重视的女人都会先涂上口红,特别对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来说,口红的重要程度绝对不亚于皮鞋,这个年龄的女人虽然风度成熟,魅力最佳,嘴唇却失去了血色的润泽,枯涩无光。上了唇膏的北诺一下变得十分美丽,我想这也不完全是口红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一种暗示,只要一个长得不难看的女人意识到自己美丽,她马上就会美丽起来,这是我的想法,就跟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一样。

当时正是下午五点左右,残存的阳光照到北诺站着的护廊上,她侧对着我所在的方向,长及脚踝的黑色裙裤占据了大半身。她的白色衬衣在傍晚显得十分干净,这使她既美丽又神秘,同时使我联想到打开的崭新的钢琴,以及从舞台上流淌出来的音乐。

我站在那里等候我的情人。

这是一个情人充满了生活的年代，人们说情人就像说自己的手足一样坦然，我需要情人就像需要父亲，登陆就是这样一个切合了我的各种需要的人。

当时登陆正在跟他的老相识道别，这位老相识是一个风韵犹存的女人，虽然她穿着那种图书馆特有的蓝大褂（这跟白大褂给人造成的视觉印象截然不同，前者总是让人联想到卖肉或卖盐的售货员）我还是一眼看到了那种知识女性的气质与教养，她站相很好地在资料室的台阶上跟登陆说话，我想在六十年代她也许是登陆潜在的情人，但我没有发展这个思路，因为北诺已经出现在护廊上，她太让我感兴趣了。

我看到护廊的北诺从缝隙中掉落下来，就像是被一个不成功的镜头（摄影机一抖动）甩落在这间屋子里一样。在我的窥视中看到北诺的衣服纷纷扬扬像鸟儿一样飞离她的身体，我自童年时代起就对女人的身体有一种病态的迷狂，常常需要看到它们。这个欲望曾经一度中断，正是北诺（她像一束阳光），她无意地让我看到了它。我不记得我叙述过这件事情了没有，我看到了北诺的乳白色真丝内衣的那朵丝绣菊花散发着柔美的亮光，北诺曾经对我说，她死了以后希望我给她买一大把菊花撒在她的身体上，她的口气坚定而从容，就像她确凿无疑地看到了后来的事实。北诺的真丝内衣和衣服下面的身体永远使我感觉一种透彻的美感，每当我看到好的人体摄影或人体绘画时我就想到北诺，她的身体的每一个弯度、每一处亮泽、每一个暗处都显示出一种令人惊叹的完美。我想我应当做一名摄影家。不是摄影者，而是摄影家，后者意味着更高的技能和对美的发现，这样才能配得上北诺，我将以一个女人的目光（我的摄影机也将是一部女性的机器）对着另一个优秀而完美的女性，从我手上出现的人体照片一定去尽了男性的欲望，从而散发出出自女性的真正的

的美,我想起另一个女人拍摄的以陈冲为模特儿的人体摄影,那种美丽十分接近我的理想,我有时沉浸在这种美丽之中,就像月亮悬浮在冰山之上,清凉、空彻,一切无关的东西都远离。那是多么的好,北诺。

她的内衣像一只鸟儿飞离了她的身体,这层柔软轻盈的织物带着皱折和体温堆积在一只陈年的红木圆凳上,这只来路不明的圆凳一开始就在这间房间里,在北诺搬来之前就在那里。我看到这圆凳就在房间的角落里,它一直堆满了尘土,是否有一个早已逝去的女人使用它?它本来就是她的心爱之物,在某一个风雨之夜,这个女人踏上圆凳,把自己的脖子套在房梁垂下的绳索上,然后她蹬掉圆凳,气绝而亡。从此这只红木圆凳缠绕上了一种不祥之气。我看到它被北诺罩上了一个凳罩,这是北诺专门做的。她选用了一种碎花棉布,深红浓绿,细细碎碎的一片,中间镶着本色白(有点像乳白)棉布组成的菱形图案,风格有点像秀水东街出售给外国人的那种拼接图案的棉布床罩,漂亮、脱俗、富有装饰感,但到了圆凳上有时让我觉得过于精致,虽然这种讲究是令人赞叹的。它在那一个不幸的瞬间被外力(那只逝去女人的脚?)所倾斜,轰然倒在镶木的地板上,木质相撞的声音回响良久,它们进入墙上和房梁的缝隙,隐藏在那里。因此我想这间北诺现在住着的房间是一间平房,它在一个三进的四合院里,也许这院子曾经是某个达官贵人的府上,1949年被收归国有,成为一个机关的所在地。

逝去女人的身影曾经在这间房子里飘来飘去,她的两条腿在空中击荡,发出圆润的声音,我想她的脚上一定有某种奇妙的佩器,它们相碰发出击玉般的声音。她的皮拖鞋(或绣花鞋,这关系到年代,她在这里是一个不同年代的女人。不同年代的自杀女人就是她,她就是那些女人,那些女人就是她)掉落下地,发出短促的声音,粉红色的脚后跟赤裸、孤独、光洁、美丽,它们悬

浮在空中，它们的温度由热变冷，它们颜色由粉红变紫红变青紫变青灰变灰白。它们停留在灰白的颜色上，直到变为灰烬也仍是这样的颜色。

北诺对这个逝去已久的女人一无所知。

她在这个房间里把自己给过一个(或两个)男人，那个男人到这里来，男人反复说我会帮你的我会帮你的。然后他们有些尴尬地对坐着，他们坐了很久，但也可能只是一小会，因为双方心怀鬼胎才失去了正常的时间感觉，这样的时间携带着莫名的空间和重量，使置身其中的人茫然无措。北诺的皮肤和肉体在无所事事的等待中感觉到这种重量，就像我和登陆处在僵持阶段时的感觉一样，登陆当时是一名掌有实权的官员，他对待我小心翼翼，据他后来交待，他以前的女人都是主动型的，对此我深信不疑，登陆虽然年过五十，但仍不失为一个美男子。当时他对我没有太多的办法，这因为我对于他显得过分年轻，同时我又太被动，我在等待这位年长的(这是有经验的同义词)男子引导我，或者说引诱我。但当时登陆无法弄清我到底有没有过性经验，这将决定他怎样对待我，我就是像北诺那样坐着，我听见登陆问我：你家里有什么人？我说应该有的都有。他显然不是想问这个，过了一会他只好直接问：你有男朋友吗？我笑笑没说话，他有些窘。我想他还是没搞清楚我到底是不是处女。我无辜地坐着，登陆不停地喝茶，后来他想起来放舞曲，音乐一响他就放松了，他说：李莴咱们跳舞好吗？我说我不会。他说怎么可能呢，我来教你。他把我拉起来，我咯咯地笑，很像一个放荡的女孩。登陆从我的笑声中感觉到了性的意味，他一把搂着我，他的气息就在我头发的上方，它们像一些春天的灰色兔子在原野奔腾，肥硕、健壮、不可阻挡，如果是现在，我可以用生猛海鲜的生猛二字来形容，这样就更生动和通俗一些。他的气息侵入我的全身，就像一只无形的手触摸到我身上最敏感的地方。

气息就是肉体，就是嘴唇和手指，它们真实地抵达了它们的彼岸，这种抵达毫不费劲，就像地心引力吸引任何物体一样轻而易举。我听见这些气息散发的地方发出我的名字呼唤，他说：茼蒿，茼蒿。这声音携带着气息，小声而变形，有一种奇怪的柔软和一种奇怪的坚硬混合其中，使我感到它不是出自登陆的口，而是来自他身上某个隐秘的器官。

有一种潮涌在我们身体的中间漫洒。我看到北诺的衣服和男人的衣服重叠在一起，窗帘的缝隙使我们只看到这些，我听见他们的声音在床铺和圆凳的上方撞击，她发出的叫唤被一种强大而结实的东西堵住，血液奔流的声音在画外隆隆作响，像瀑布，林涛，又像火车行进的声音，我们体内的液流就是这音响的源泉，飞湍的激流在我们的身体内，我们的身体在飞湍的激流中，肉体就是激流，我们从高处往低处流淌，超出常规的速度使我们骤然失重，体内被抽空又被充塞，身体一次又一次地顺流而下，水花飞溅，我们发出一声声欢快的叫喊。

北诺和我，我们体内的液汁使我们闪闪发亮。

北诺搬来之前这个房间堆放着过时的公物(那些灯壳、褪色的横幅、绳索、旗杆、红绸、锣鼓，令人想起万人大会的年代)，它们早就不被使用，杂物房的木门一直未被开启。部机关向来不允许住人，北诺所在的部机关报每次分房只分两套房子，离婚的北诺在办公室住了近两年，她找遍了包括一位副部长在内的所有领导，至于本单位的一位管行政的头，她更是找了许多遍，这种频繁的接触使我感到有些暧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想我如果是北诺，我很可能作出某种交换，一劳永逸的事情太有诱惑力了(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一些悲剧正是潜伏在这里，它从我们的身体逸出，散发着血的气味，它在我们前面的不远处，面容模糊，我们看不清它，但它肯定在那里，像一只猫，或者一只陈年的红木圆凳)，当然这里有一些理论问题使我们感到迟疑，但

在我们的生存中我们总是行动第一。北诺柔软而飘逸的裙裤在寂静无人的走廊上拂动，在那幢四层的灰色办公楼里还有一个房间亮着灯，那是一个不喜欢回家的头（喜新厌旧是我们的天性所在，是激情年轻的证明，如果我们永远跟一个人生活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头总是以各种借口不回家，他从未想到离婚。他勤奋工作只是不想回家，北诺在人去室空的办公室里，她在布幔遮住的床铺总是做同样事情：照镜子，她总是被自己的美丽所倾倒。天已黑尽，她到走廊去，看到白亮的光线从门与地板交接的地方散发出来。

他们好像还是没有给她房子，她的分房条件比起另一位一家三代只住一间房的中年记者来还是差得太远，这种态势使人意识到，弄不好就会有人动刀子。幸亏那位不想回家的头十分义气，到部里为单位争取到了一间放置照相器材的房子（就是那间堆放公物的杂物房），又召集分房小组成员开了会，将这间房子分给北诺，作为幌子的照相器材放在窄小的外间。

我在离登陆几步远的地方翻书看，这个系资料室的书库已经很久没有清扫了，书架和书都积着一层厚尘，每抽出一本书都使我感到呛鼻。

这个糟糕的地方是我一个月来的约会地点，选择这个既无法坐下又不便躺下，既没有风景又没有东西吃的地方约会实在荒唐，我想这既出于我的无聊，也说明登陆对我的感情日益淡薄，已经到了走下坡路的时候了。

我往登陆的办公室打电话，我说：登陆，我想你。登陆一听就说：我正在开会呢！他连忙把电话挂断了。第二天我又给他打电话（我住着一间登陆给我借的房子，没有电话，并且我不用上班，登陆把我弄到电视剧制作中心当编辑，这是我委身于他的原因之一），登陆在电话里正色说：李莪，我这几天要到张自忠路的人大资料室去查资料，你到那里找我吧。我问那里有什么好

玩的吗？他告诉我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是段祺瑞政府所在地，北师大学潮惨案发生地，刘和珍就是在那个门口被打死的。难道你不想看看旧时代的政府吗？登陆说。当时我百无聊赖，我说：别说是政府，就是厕所我也愿意去看看。

我乘 13 路公共汽车到张自忠路，果然看到了那幢象征旧时代的灰色大楼，我对它的外围那雍容自得的护廊以及外观上所有复杂的细节都十二分地喜欢，本来我一直以为我是欣赏那种简洁明快的现代建筑风格的，我对繁琐的东西最反感，在所有朝代的工艺品中，最憎恨清朝的工艺品，只要看上一眼就会引起生理上的反应：头晕（由此我想如果有谁想陷害我，只要买上一套清朝工艺品的明信片散放在我的居室的桌椅床铺等处，在这样的环境站上几分钟，那个叫做李莪的女人就可能被诱发狂躁型精神病）。但这幢灰楼是西洋风格的建筑，它使我有新奇感。同时它门户紧闭，护廊空疏，是一部悬念片的好实景，有可能被希区柯克看中。

北诺就是在这幢灰楼的护廊上出现的。

后来我才搞清楚，她到这里来也是和登陆一样，是来查资料的，那个风韵犹存的女人是北诺的姨妈。当时北诺在单位的改革浪潮中刚刚被解聘，这使她在一个短时期内灰心丧气，空虚无聊。至于落聘的理由有以下说法：因为北诺不识时务地请了两个月病假，这期间单位领导班子变动，旧班子全部换班，新班子励精图治实行改革，采取了聘任制，各部门限制人员，部头一看，北诺这人好久没看见，干活也不勤快，就没聘她。有人说，她请病假是为了学开车，据说这个时期跟她半公开同居的是一个制片人，这类人在 90 年代成为了文化的带头人，文化权威，承担着引导人民的文化消费的重任，被誉为文化大腕。他们泡制一部又一部电视连续剧，动用所有的宣传机器（它们就像熊熊的火焰，热的力量回环往复，像永不休止的风车，像风。它们糖炒栗